

力量悬殊下的

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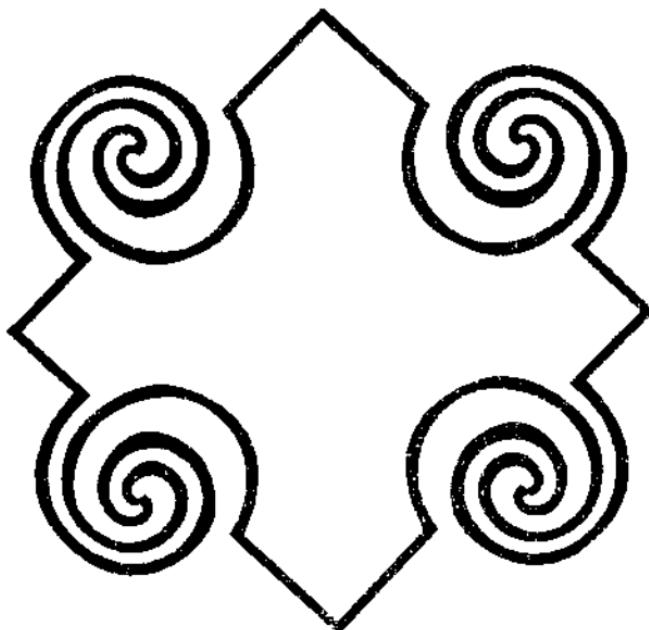
抗

下

编著：姚兆

力量悬殊下的对抗

● 编 著：姚 兆



目 录

抗美援朝第一人——彭德怀	(1)
何凌登殉难在朝鲜	
—— 我军入朝牺牲的第一个高干	(8)
邓岳率 40 军 118 师在朝鲜	
—— 兼谈出国第一仗	(12)
张峰率 39 军 116 师在朝鲜	
—— 兼谈云山战役与打败美国王牌骑 1 师	(22)
梁兴初刘西元率 38 军在朝鲜	
—— 兼谈“万岁军”的由来	(33)
刘海清率 113 师猛插敌后	(50)
杨大易率 112 师在朝鲜	
—— 兼谈飞虎山战斗	(57)
志愿军活烈士李玉安	
—— 兼谈松骨峰战斗	(73)
第 38 军侦察队长张兰亭	(79)
第 42 军的侦察科长孙德普	
—— 兼谈第一次战役的东线	(88)
茹夫一在朝鲜	
—— 兼谈朝鲜战争中的游击战争	(94)
张梓桢与 50 军的政治工作	
—— 起义部队一样打胜仗	(100)

李光禄大战英国皇家坦克营	(110)
刘苏与 66 军在第一至四次战役中	(119)
俞炳辉率 20 军在朝鲜	
—— 兼谈第二次战役的东线	(128)
彭飞率 20 军 60 师在朝鲜	
—— 兼谈打败美国王牌陆 1 师	(141)
肖镜海率 27 军 79 师在朝鲜	(158)
志愿军的卫生工作者	(170)
彭总的司令部	(178)
彭德怀与速胜论思想的斗争	(187)
从安东到汉城	(192)
志愿军的军号	(204)
余国夫率 40 军 119 师在朝鲜	
—— 兼谈砥平里战斗	(211)
龙道权率 63 军在朝鲜	
—— 兼谈铁原阻击战	(223)
徐信率 63 军 187 师在朝鲜	(232)
张星灿率 64 军 129 师入朝作战	(241)
曾绍山率 12 军在朝鲜	(249)
李长林在朝鲜战场	
—— 兼谈 91 团敌后脱险	(260)
吴化宏率 60 军 179 师在朝鲜	
—— 兼谈阵前潜伏	(268)
180 师突围记	(287)

吴成德在敌牢英勇不屈	(297)
记志愿军战俘候光甫	(302)
黎原率 47 军 140 师在朝鲜	
—— 兼谈临津江防御战	(306)
张南生率 20 兵团在朝鲜	
—— 兼谈粉碎敌之“坦克恶入战”	(314)
李静率 67 军 200 师在朝鲜	
—— 兼谈粉碎敌之“秋季攻势”	(328)
吴国璋将军殉难在朝鲜	
—— 兼谈志愿军的“水攻”	(338)
金城防御战中的伍先华	(345)
1952 年战术反击中的杨伯钊	(354)
谷愚生率 15 军在朝鲜	
—— 兼谈上甘岭战役	(357)
崔建功与上甘岭战役	
—— 兼谈志愿军与敌同归于尽的愚一人	(378)
用身躯接通线路的牛保才	
—— 特等功臣	(383)
特等功臣李炳舟	
—— 黄继光献身上甘岭	(385)
百名狙击手和万里运输员	
—— 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陈振安	(397)
二级战斗英雄周平	
—— 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陈振安	(401)
二级战斗英雄程云庆	
—— 亲兄弟血洒上甘朝	(408)
高守余兄弟战斗在上甘岭	
—— 高守余兄弟战斗在上甘岭	(413)
—— 亲兄弟血洒上甘朝	(417)
—— 高守余兄弟战斗在上甘岭	(422)

朱业奎率 44 师在朝鲜	
—— 兼谈西方山战斗对上甘岭的支援	(428)
志愿军神枪手周腊生	(445)
高云和班坚守 190.8 高地	
—— 兼谈坑道战	(452)
在朝鲜战场上的张孤梅和陈烙痕	
—— 兼谈 23 军与丁字山战斗	(461)
第 19 兵团副参谋长薛克志	
—— 兼谈老秃山战斗	(476)
肖全夫率 46 军在朝鲜	
—— 兼谈三打马踏里东山	(483)
黄新廷率第一军在朝鲜	(498)
第 200 师在夏季反击战中	(505)
第 180 师大打翻身仗	(520)
炮兵司令员匡裕民	(524)
炮 7 师参谋长贺进恒	(536)
朝鲜战场上的喀秋莎	(543)
工兵指挥员陈正峰	(554)
钢铁运输线上的志愿军司机	
—— 兼谈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568)
铁道兵英雄袁孝文	(570)
志愿军后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	(573)
志愿军空军的辉煌战史	
—— 兼谈粉碎敌人的“空中优势”	(582)

在朝鲜战场上美苏空军的对抗	(599)
袁彬率空3师在朝鲜	(605)
空4师政委谢锡玉	(616)
朝鲜战争时期的北朝鲜空军	(620)
朝鲜战场防空趣闻	(627)
美国空降部队在朝鲜	(636)
记湖南籍将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642)
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过	
—— 兼谈炮1师在朝鲜	(652)
回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艰苦生活	(666)
美继光的遗体与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	(678)
朝鲜人民在民族分裂中的悲痛历程	(681)
—— 兼谈朝鲜停战和志愿军撤军	(681)
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及经验和意义	(691)
美国在朝鲜所创造的人权纪录	(715)
志愿军对联	(721)
附录:	
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 记离休教师盛星辉	(725)
个人已刊文章目录	(732)

崔建功与上甘岭战役

崔建功（1915—），魏县郑二庄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师政治部敌工干事、股长；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教导员，组织股股长、129师新编一旅一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3团政委、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3团、第7军分区基干团政委；太行军区第7、16、5军分区司令员、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太行军区12旅旅长、独立一旅旅长、旅政委、晋冀鲁豫第9纵队25旅政委、27旅旅长、解放军15军45师师长。他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45师师长。在战争中，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平康、金化地区防御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上甘岭战役和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本文着重介绍他在上甘岭战役中卓越指挥的业绩。

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五圣山位于金城、金化、平康这一三角区中央地带，地势险要，海拔1061.7米，是中部地区的地高峰，我军控制五圣山，可以俯瞰其纵深。高峰上的观测所是我军阵地的眼睛。观测所设在主峰岩壁的两块巨石下面，居高临下，可以俯瞰金化城中敌人的行动，窥视着敌人的一切，控制着前面几十里路以内敌人的活动。我军控制五圣山，不仅进可攻，退可守，且能给敌人由金化至平康或金城的交通线的极大威胁。因此，人们把五圣山称作是“世界和平的大门”。担负五圣山一段防守任务的是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就是彪悍勇猛的崔建功。

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崔师长形象地介绍五圣山阵地的形

势。他伸出两只臂膀抱成一个右高左低的圆圈说：例如我这个人就是五圣山，从右边延伸的那条山梁直通上甘岭主峰 597.9 高地。瞧，就是这个。他把右拳竖起来，接着又晃了晃左胳膊。左边从山梁上延伸出的拳头就是 537.7 高地了。它的南面由敌人据守着一个双方都无法筑城防守的青石山；战士们叫它哈蟆嘴，因为它活象一只张口望天的蛤蟆。假如上甘岭这个高地被占，敌人就能直取五圣山，山背后的平川就无坚可守，我们就会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显然，敌人第 8 集团司令员范佛里特也看到这一点。他制定的“金化攻势”就是妄图从这里摊牌，敌人这一攻势的代号也称为“摊牌计划”。敌人计划：首先攻占上甘岭我方两个高地，进一步夺取五圣山地区，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我军正在整个战线上的战术反击，并借以试探我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线的稳定性。而且，范里佛特还认为在突破中线后，进而东可接应从元山登陆的部队，往西可攻取平康、居高临下，乘胜东进，根本改变朝鲜的战局。由此，可见这一仗对双方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较量。敌人还扬言说：“拿下上甘岭，攻克五圣山，就等于到了平壤。”其实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说明我军对这一仗只许打好，不许打坏。

从 9 月份开始，敌人前前后后计有一万多辆卡车的弹药运往这里。敌人用探照机给汽车照路，怕汽车的灯光在我军炮火面前暴露目标。敌人的侦察机活动更早。战役是由第 8 军总部直接控制和决定的，范佛里特亲自乘侦察机侦察好几次，李承晚也来过，说明他们已精心准备好几个月了，种种征候表明，敌人要向我五圣山前沿阵地大举进攻。战斗打响前，敌人的直

升机就在上甘岭对面降落过好几次。战士们议论说：“这一定是敌人的什么大官来为他们的熊兵出鬼主意呢？”猜得不错，后来看了解，那是范佛里特、李承晚亲自来看地形，看进攻的道路，这也说明这一仗规模不会小。他们还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调动部队逼近上甘岭前沿阵地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敌人还以整团整师的兵力往这一带调动。说明这也不是一般的进攻。敌人还以小股进攻来侦察我军前沿阵地的情况，侦察机也反复低空盘旋。敌人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伎俩，白天用汽车运走少许兵团，而夜晚却运来大批兵团，妄图使他们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敌人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征候一天比一天明显，除了运输繁忙，飞机加紧活动外，就是炮火的加强，大炮挨个向各处山头试射。这些工作都是烟幕之下进行的，白天用放烟幕来混乱大炮发射的瓦斯，太阳象被热气笼罩的电灯，放射出惨淡的白光，公路就象淹没在白茫茫的雾里，晚上又用探照灯遮盖着发射的炮火。战斗前，敌人一连向上甘岭轰炸了两天，每天不少于200架次，落弹400枚，至于飞机上的火箭炮弹和机关炮弹则无法统计。晚上，敌人前沿青白色的探照灯忽然乱晃起来，晃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把光缩近，一下子聚到上甘岭山头，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大家心情也难免紧张。战争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时间，时间就是黄金。勇敢积极的人总是站在时间的前头。崔建功师长估计敌人可能发动进攻，便命令两个高地加修工事，囤积粮食。我军部队不断翻过“781”高地向前沿阵地涌去。驶往前线的汽车司机的心情，不亚于前线战士们的心情同样紧张。民工前进在一千公尺的羊肠小道上。我军的坑道在加紧囤兵、囤粮、囤弹、囤水。同志们将油桶、铁箱、炮弹壳、

罐头盒都盛满了水。还用麻袋装满了手榴弹。每人还带了一饭包手榴弹，腰间也插满了手榴弹。

当然，任何工作也有缺陷，那就是对情况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敌人对我方两个连的阵地投入这么多兵力，范佛里特亲自指挥着一个航空大队（飞机 258 架）150 辆坦克（每天出动 40 至 50 榴）300 多门大炮（调动了第八军团全部预备炮火）和 3 个师、6 万多兵力。我们也没有估计到这一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共持续了 43 个昼夜，这也是严重的教训。此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抗击敌人进攻，实施连续反击。

14 日 3 时起，敌人进行了持续达两个小时的猛烈炮火袭击。5 时，以美 7 师、伪 2 师各一部共 7 个营的兵力，在 105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 300 余门、坦克 30 余辆、飞机 40 余架的支援下，分六路向我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两地发起猛攻，敌人发射炮弹 3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 余枚，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取多路多波的方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战斗异常激烈。我防守部队两个加强连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战斗至 13 时左右，我野战工事几乎被全部摧毁，人员伤亡较大，表面阵地大部被敌占领。

崔建功认为我军已不是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时候了，我们要在这条巩固的战线上，变坑道为堡垒，与敌人展开反复的争夺战，把大量的敌人歼灭在这里。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咬紧牙关下令部队冲入坑道。我军冲出高地的表面阵地后，敌人欢腾一团，一拥而上。他们自以为得手，而露出极为狂妄的神色，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夜，崔建功决定把阵地再夺回来，19 时，夜幕四合，我军乘敌人立足未稳，组织了 4 个连的兵

力，经过持续三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人 2000 余人，夺回了表面阵地。

当日 22 时，崔建功召开了作战会议。他以为我军虽当天伤亡 550 余人，却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顶住了敌人 18 小时的连续攻击，说明 45 师有力量守住阵地。部队表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气概，个人也深受感动，信心也更加坚定，思想有充分的准备、要在前沿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挫其锋芒，阻其向纵深发展。战斗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他调整了部署，将准备用于反击注字洞南山的两个炮兵营调至上甘岭地区，师炮兵群由副师长唐万成和军炮兵主任靳钟指挥。以第 134 团两个营和 133 团一个营分别加入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的防御，加强 135 团在高地的防御力量。同时决定 537.7 高地北山战斗由 133 团团长孙家贵统一指挥，597.9 高地战斗由 135 团团长张信元统一指挥，134 团为师预备队，团长刘占华住进师指挥所，随时准备接受任务。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

以后的斗争越来越艰苦激烈，崔建功索性把床搬到指挥所作战值班室。参谋打电话他听着，及时了解新的情况和信息，处理问题及时果断。有时参谋、作战科长疲劳过度睡着了，他就直接接电话。他的身体就像全师的整个阵地，每根神经都通向前沿阵地，他吃饭很少，靠喝茶、抽烟支撑着，嗓子经常嘶哑着。在上甘岭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他不断回忆过去读过的各种书籍，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等书，从中悟出些战争上的谋理，积极思考对付美国将军的对策。他与参谋人

员共同分析美国军队作战特点，细致进行战术计算，以便形成准确的判断和系统战斗方案。他深深认识到我们的战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卫国家，才打得那么英勇顽强，这是侵略军队所根本不可有能的。以后黄继光、龙世昌等英雄人物接连不断的表现，更使他信心倍增。

从 14 日至 20 日这一阶段，敌我双方在不足 4 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均投入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敌人投入了 7 个团共 17 个步兵营，我 45 师投入了 3 个团共 21 个步兵连），使用了异常猛烈的炮火（敌使用炮兵 18 个营 300 余门大炮，我使用山炮以上大炮 19 个连 46 门，火箭炮 6 个连 24 门），进行了夜以继日的反复争夺。敌人白天进攻，我军入夜进行反击，几成规律。10 月 18 日，崔建功再次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决心采取与敌反复争夺的作战形式，以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在 7 天作战中，除昼夜不断实施阵前反击外，仅我有准备地实施夜间反击 7 次，其中 3 次全部恢复阵地，4 次局部恢复阵地。战斗十分激烈，人员物资消耗亦大。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伤敌 7 千余人，我 45 师亦伤亡 3200 余人。

第二阶段（10 月 21 日至 29 日），坚持坑道斗争，为实施决定性反击作准备。这一阶段，敌我双方围绕坑道进行了破坏与反破坏，封锁与反封锁、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斗争。此时，45 师由于人员物资消耗较大，已暂时无力组织较大的反击，15 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的指示，为进一步坚守和实施反击创造条件，乃令 45 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以争取时间，为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作准备。这样，能不能坚守坑道，怎样坚守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崔建功面前。他

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与副师长唐万成一起，共同研究对策。又把两个支撑点的主要干部召开指挥所。讨论时，一种人认为坚守，一种人认为伤亡太大不值的。他认为坚守固然要付出代价，但倘若守住了坑道，敌人就有后顾之忧，不敢向我纵深发展，这就打碎了敌人“摊牌计划”，还可反击歼敌，为夺回表面阵地创造条件。由于坚守坑道利多弊少，权衡轻重，结论是：坚决坚守坑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大反攻创造条件。

敌人为了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以便进一步向我纵深扩展，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采取了封锁、轰炸、爆破、燃烧、堵塞或向坑道口投掷毒气弹等毒辣手段进行围攻。我方有的坑道口被炸塌，有的坑道口被堵塞，再加上坑道内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恶浊，氧气不足，我坚守坑道的部队所处条件极端恶劣。但崔建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通过师作战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全师都要支援坑道斗争，要集中所有的物资、弹药，全面供给坑道；以坑道为单位成立党支部，成为团结核心，加强统一领导，积极展开对敌斗争；炮兵积极配合地道斗争，以及时、准确的火力打击破坏坑道的敌人；适时替换和补充坚守坑道的战斗人员，抓紧准备8个满员连队，参加反击作战；多用火力，少用兵力，以小分队每夜反击537.7北山，掩护597.7高地坚持坑道斗争，作好大反击准备。按此指示，从21日至29日，我坚守坑道部队共组织班、组兵力，以突然手段出击158次，除9次未能奏效外，恢复了7处阵地，歼敌2000余人。在此之间，我防掷纵深部队曾以5个班至5个连的兵力，在炮兵和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向597.9高地反击5次，向537.7高地反击7次。每次反击都使坚守坑边的部队得到了兵员和物

质的补充，尤其是把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和慰问品送进了坑边，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作战中，我炮兵部队以火力支援保护了坑道口，给占领表面之敌大量杀伤，打击了敌人的炮兵。全师又以伤亡 2000 人的代价，歼敌 4700 多人，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阶段（10月30日至11月25日），实施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10月30日至11月5日，45师进行决定性反击和巩固阵地的斗争。反击前，崔建功及时组织干部总结了经验，准备了弹药，特别是准备了3万发炮弹。他还专门召开各团团长和各兵种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发动群众出谋划策，以夺取最后胜利。他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了以下的方针：集中充分兵力准备，逐次反击，先巩固 597.9 高地胜利；反击部队与守备部队要有分工，反击成功后立即转换为守备部队，每个连坚守 1 天，夜晚换上新生力量。第二天再抗击，在炮火使用上，多实施破坏射击，并增加一次炮火假转移，将敌人诱而歼之，将反击部队秘密调进被反击的阵地坑道，以坑道作反冲击跳板。在这九天的激烈战斗中，敌人先后投入兵力 17 个营，被我消灭 6000 余人。美军不得不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上甘岭是被打败了，共军炮火，使联军难以前进。我军在集中使用炮火上，有了极大的提高。美 7 师一个连长负伤后对记者说：“中国炮兵发射的炮弹，每秒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

在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4 日共 22 个日夜夜中，45 师与敌人进行的大规模争夺战中有 29 次，毙伤俘敌 1.4 万人，其中歼敌 9 个连又 12 个排。45 师伤亡 5600 余人。11 月 4 日，45

师除炮兵、通讯、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战斗休整。将阵地交给12军31师。至11月25日，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即以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11月5日，各团长来到师指挥所，他们这些在敌人190万发炮弹轰击下、出生入死的人，激动与喜悦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些看到自己亲密战友倒下都挺得住的人，今天在与师长握手时，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热泪既有喜悦，也有悲伤。因胜利而喜悦，因悼念英烈与战友而悲伤。刘占华团长说：“师长，我没想还能回来见你呀！”张信元团长说：“生死事小，成败事大。”孙家贵团长说：“这次真正体会到了千斤重担的压力。”崔师长知道这都是他们的心里话，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难忘的22个日日夜夜都过去了，今天开戒，我们好好喝几杯！”

上甘岭战役与敌同归于尽的第一人

孙子明（1928—1952），江苏高邮人，他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15军45师135团1连战斗小组长。在战争中参加了平康、金化地区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本文介绍的是他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战斗、壮丽殉国的事迹。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的一个山村，位于金化以北五圣山南麓，五圣山为我15军防御的重要阵地，海拔1061.7米，西瞰金化、铁原、平康地区，东扼金城通往东海岸的公路，是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所以是中部战线的战略要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五圣山前沿要点，直接威胁着敌人的金化防线，敌人要夺取五圣山，必须首先夺取这两个高地。而如果敌人夺取了五圣山，就可在我中线打开一个缺口，发挥坦克优势，进到平康平原，进一步攻我平康、金城以北地区，还可乘胜推进，往东可接应从元山港登陆的部队，往西可攻取平壤，从而根本改变朝鲜的战局。

10月8日，美方悍然宣布和无限期休会。在同一天，批准了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此次攻势的目标是范弗里特亲自选定的，即上甘岭地区的两个山头—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8、9月间，他们就施放烟幕弹，掩护修筑通路，运输弹药，进行步、炮、坦克兵协同的作战演习。由此可见，这一仗对双方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较量。志愿军领导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气势，判断这将是几年来少有的一场恶仗，指示15军不但准备工作要仔细，还要准